

S J Z P J D

世界侦破经典

卷三 惊险侦破



珠海出版社



世界偵破經典

SJZPJD 卷三 驚險偵破

Jing xian zhen po

主 编 张 宇 光



200052851

zhu hai chu ban she

珠海出版社

584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侦破经典/张宇光主编

ISBN7—80607—226—8

I . 世…

II . 张…

III . 小说—侦破—世界

IV . I14

世界侦破经典

©张宇光主编

责任编辑:雷良波

装帧设计:飞 墨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湖北省新生报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印 张:37.25 字数:1200千

版 次: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0册

ISBN7—80607—226—8/1·161

定价:45.00(全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退厂包换)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世界轰动的侦破巨制精萃,容量空前,120万字。本书汇集了世界级侦破大师的代表作,同时罗致了风靡朝野的伟大神探。在本书中,阿南道尔的严谨、克里斯蒂的细腻、西默农的现代手法、爱伦·坡的古典光华、奎恩的洒脱狂放,蔚为侦破大观。而福尔摩斯的机警、克夫的敏锐、波洛的幽默,又构成了引人入胜的大千世界。本书在编撰中,充分考虑了侦破小说的发展史和不同流派的风格面貌,由此,具极大的典范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至于书中或险成奇如烟如雾的故事,则无一不以奇诡和精妙令人卷难释手。

本书具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学术性,三卷在手,天下侦破尽览眼底。

收藏价值也由中自出,并自然可为馈赠佳品。

目 录

马耳它黑鹰	(1)
一 谎报与枪杀	(3)
二 高额寻鸟	(4)
三 地中海怪人	(8)
四 信不信由你	(11)
五 睫毛上的眼泪	(15)
六 肥肉古先生	(19)
七 捉迷藏	(22)
八 瓷釉的背后	(25)
九 “鸽子”给烧了	(27)
十 带血的鹰	(30)
十一 并非恶作剧	(34)
十二 替死的人	(37)
十三 利益驱使的自招	(40)
十四 如果他们绞死你	(46)
巴黎老区的狂乱	(53)
一 寺庙 12—12	(55)
二 有身份人的后代	(58)
三 指纹与蛇皮女鞋	(62)
四 玫瑰邂逅	(66)

五	女人的把戏	(69)
六	古宅昏灯	(77)
七	无赖与婚变	(80)
八	空中的殒落	(82)
九	深闺内外	(85)
十	可怕的逻辑	(89)
守护神		(93)
一	歌星的丈夫们	(95)
二	六缺一	(97)
三	月色下的凋谢	(101)
四	无痕迹现场	(105)
五	听证会	(108)
六	夜半呻吟	(110)
七	老仆人之疑	(113)
八	多夫多头绪	(118)
九	宠物与线索	(122)
十	色 盲	(126)
十一	雪夜冰尸	(131)
十二	黑枪红领带	(134)
十三	想排排不除的	(139)
十四	惩罚：流放到故乡	(141)
十五	红笔签发的支票	(144)
十六	守护神的悲喜剧	(150)
神秘的黄屋		(155)
一	格兰弟公馆奇案	(157)
二	幽灵出入之门	(162)

三	少年记者与大侦探	(168)
四	影子消失在拐角走廊	(179)
五	犯人出现在深夜	(188)
六	解开事件之谜	(192)
伯爵的警告		(199)
一	珠宝商人	(201)
二	寻找文件	(204)
三	死者的留言	(208)
四	啊 巴龙	(212)
五	道 森	(215)
六	三起谋杀案	(220)
七	罗 比	(225)
八	三重奏	(228)
九	较 量	(234)
十	击昏警督	(239)
十一	孤胆闯狼穴	(244)
十二	一万英磅的悬赏	(249)
十三	落入虎口	(253)
十四	柳暗花明	(258)
吉迪恩烈火		(263)
一	骑自行车的人	(265)
二	系列纵火案	(268)
三	奇怪的房客	(272)
四	镇静的告警者	(274)
五	烧更多的房屋	(279)
六	火红星期三	(281)

七	夜空下的炼狱	(284)
八	想在他的前面	(294)
九	疯子干的傻事	(299)
希腊棺材之谜		(305)
一	遗嘱失踪	(307)
二	新旧遗嘱	(309)
三	作战会议	(311)
四	掘墓开棺	(313)
五	死者是谁	(314)
六	异常情况	(320)
七	先见之明	(326)
八	五位访客	(330)
九	推论凶手	(336)
十	重要会议	(341)
十一	同胞兄弟	(346)
十二	自杀现场	(354)
十三	真实身份	(359)
十四	一千块钱	(363)
十五	豁然开朗	(365)
十六	匿名来信	(368)
十七	暂露头角	(371)
十八	原来是他	(374)
十九	真相大白	(375)



马尔它黑鹰

私人侦探史佩特要案录
硬汉派侦破小说的代表作

翻译：赵 本
编撰：长 弓

一 谎报与枪杀

史佩特脸形长瘦，下巴呈V字，有一对灰黄色的眼睛。这天，在史佩特的侦探事务所，史佩特回来，问一个来访人道：“有什么事吗，温德利小姐？”来访人温德利小姐是一个个子苗条的姑娘，衣着为深蓝和浅蓝，她怯生生地一笑：“我有个妹妹叫科琳，她在美国失踪了。爸爸妈妈在欧洲，我一定得趁他们回国之前把她找回来。”

史佩特点点头，他的眉心凝聚起来：“她有其他的朋友吗？”

她绝望地说：“有，叫沙士比，但他什么都不肯说，只是说她很好，很快活，她不肯来，他就自己一个人来。他——”

这时，史佩特的朋友迈尔斯·阿切尔走了进来。他关切地问起事由。

史佩特说：“温德利小姐的妹妹跟一个叫弗洛伊德·沙士比的家伙从纽约私奔了。温德利小姐见过沙士比，约好他们今晚见面。温德利小姐要我们找到她妹妹，叫她跟他分手，回家去。”他瞧着温德利小姐问：“对吗？”

“对，”她含糊其词地回答。

史佩特探身拿纸笔。“他长相怎么样？”

“哦，他大概有三十五岁。同你一样高。不是生来黑，就是晒黑的。头发也是黑色，眉毛很浓。”

史佩特在纸上画了几笔，眼也不抬地问：“眼睛是什么颜色？”

“蓝灰色的。两眼水汪汪，——哦，对了——下巴上有条凹缝。今天早上我看见他时，他穿着一件浅灰的上衣，头戴一顶灰帽子。”

“他说什么时候来见你？”

“八点以后。”

“好吧，温德利小姐，我们派个人到那儿去，可能有用——”

阿切尔这时主动说：“我来照顾这件事好了。”

温德利小姐站起身来，感情冲动地向他伸出手。“谢谢你，谢谢你。”她连连道谢谢，而后告辞。他走后，阿切尔去办他答应的这件事了。史佩特回家休息，没料，半夜里——黑暗里响起了电话铃声。铃响三遍之后，他抓起电话，震惊地听到，阿切尔在布什街死了。

史佩特立刻来到布什街，看到阿切尔仰面朝天躺在那里，有两个人站在旁边。一个人把电筒光照在死者身上，另一个拿电筒在斜坡上来回照看。

布什街是条山路，晨雾淡淡地笼罩着它。警官山姆也来了，他是一个大肚子的高个儿，有一对机灵的小眼睛，厚嘴唇，两颊都是没刮干净的胡子茬。

“我琢磨你一定想在我们把他运走之前来看一看。”他一面跨过栅栏，一面说。

他又伸出一只脏脏的指头，往自己左胸脯捅捅，“正好打中心脏——用这个。”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支大号左轮枪，枪身的凹缝嵌满了泥，“是威勃利牌，英国造的吧？”

史佩特不感兴趣地点点头，把腿从栅栏上抽回来，“他的枪插在屁股后面，没用过，大衣掖得好好的，他是在执行任务。”

山姆怀疑地望着他：“你怎么知道？”

“按说他应该去跟踪一个叫弗洛伊德·沙士比的家伙，”史佩特说，接着把德利小姐所说的沙士比的模样形容了一遍。

“为什么到这里来了呢？”山姆不解地问。

“我也不清楚他玩的什么鬼把戏。我们正打算到他住的地方。”史佩特说着转身就走。

在布什街路口一家药房里，史佩特借了个电话说道：“宝贝儿，迈尔斯给人打了一枪……不错，他死了……你别激动……你立刻去通知他的妻子伊娃……”

二 高额寻鸟

第二天早晨十点钟，史佩特来到他的办公室。女秘书埃菲正坐在桌前拆看早班邮件，见到他说道：“她在里边呢。”

正说着，房间门开了，迈尔斯的妻子出来。

她是个金发女人，刚刚三十岁出头，她从头到脚都穿黑，一看就是毫无准备仓促服丧的样子。

见到史佩特她便大哭起来。他耐心地劝，好大一会，她才抽泣着走了。女秘书推门走进来，只见史佩特正郁郁寡欢。

“她以为我杀了迈尔斯。”他说，嘴唇动了动，“警察也怀疑我杀了他。”

他又说：“沙士比也死了，死在他准备与温德利小姐会面的那家旅馆前。他背上中了四枪，手枪打的，子弹从马路对面射来。他当时身上带有一支鲁格手枪，但没来得及用。他就是迈尔斯原来打算替温德利姑娘跟踪的那个

家伙。”

埃菲面带几分苦笑，“哦，是吗？假定我告诉你，迈尔斯的妻子伊娃在我半夜三点钟去通报消息时，刚从外面回来不久呢？”

“你想说什么？”他问，眼神变得机灵起来。

“我只想说事实——她让我在门外好等，自己趁机脱衣服，我见她的衣服都堆在一张椅子上，帽子和大衣在下面，贴身衬衫在最上面，还暖和和的。她说她已经睡了，可是她根本没睡”。

史佩特拉起姑娘的手，轻轻捋了两下。“你是个侦探，亲爱的，可是”——他摇摇头——“她似乎没理由杀他。”

“那么，谁杀的呢？警察真以为你杀了那个叫什么来着？”

“沙士比。”他把剩下的烟头扔进黄铜烟灰缸，略一思忖，让女秘书在这里应付，自己出去了。

史佩特不久来到圣马克旅馆紫色的长廊，在服务台，他向一个红头发的时髦小伙子打听温德利小姐在不在。红头发小伙子走开了，过了一会摇着头来说：“史佩特先生，她今天早上付完帐就走了。”

“谢谢。”史佩特走过服务台，到后面办公室找了一位熟人弗里德。他让弗里德帮忙查查温德利小姐的来龙去脉，胖子弗里德法便办到了。他告诉道，她是周二到的，没带箱子，只有个提包，来后没人给他打电话，信也很少。有人见过她和一个三十多岁的黑黑高个子男人同去过。她今天九点半外出回来后，就退房走了，仅留下一个转交信件的地址——洛杉矶，大使旅馆。

期佩德说道：“谢谢，弗里德”，转身回到事务所。一回儿，女秘书埃菲告诉他，温德利小姐打过电话来。

“她说什么来着？”他忙问。

“她要见你。”姑娘拿起桌上一张纸片，念着上面用铅笔记下来的备忘录：“她住在加利福尼亚街，皇冠公寓一零零一号房间。你去只要找勒布朗小姐就行了。”

史佩特一把拿过备忘录，点火烧掉。然后，他来到皇冠公寓一零零一号。房间门前，温德利小姐穿着一件束带的绿色皱纱衣服，来开了门。

——她把他的帽子放在桌上，在一张胡桃木长靠椅上坐下，把指头交叉在一起说：“史佩特先生，我要沉痛地坦白招认。”

“那个——我昨天告诉你的故事，全是假话。”她结结巴巴地说，抬起头用痛苦的、惊恐不安的眼神看着他。

史佩特一只手掌心朝上做了个手势让她住口，他皱着眉头，嘴边却露出笑容说：“小姐——你究竟叫什么？”

她脸红了，喃喃地说：“真名叫奥肖内西——布莉吉·奥肖内西。”

“史佩特先生，老实告诉我吧，”她的声音颤抖，差占就要歇斯底里发作，眼睛里只有绝望的神色，“昨天晚上——这事要怪我吗？”

史佩特摇摇头说：“我没把事情弄清楚之前不怪你，你警告过我们沙士比是个危险人物，当然你编了一套假话，不过我们并没相信你。”他耸了耸斜肩膀，“我还不能说那是你的错。”

她说，“谢谢你，”声音很轻很轻地摇摇头，“不过我总在责怪自己。”她把一只手放在喉咙口，“阿切尔先生昨天还是那么活蹦乱跳的，身子那么结实，精神那么饱满——”

史佩特耸耸肩膀。“现在没时间为那些操心了。”他的声音轻松而坚决。“外面一大帮子警察、检察官，记者在千方百计打听消息。你打算怎么办？”

她说：“帮助我吧，史佩特先生。我没有资格要求你盲目帮助我，可我这样要求了，请多多包涵吧。”

史佩特看了看他的帽子，问道：“那你讲，昨晚是怎么回事？”

“沙士比九点到旅馆来，我们出去散步——这是我提议的，好让阿切尔先生看见他。我们到吉利街一家饭店去了，回到旅馆大概是十二点半。沙士比在门口跟我分手，我站在门口看着阿切尔先生在马路对面跟着他往下走去。”

“往下走？你的意思是说往市场街那边走？”

“对。”

“你知道他们在阿切尔被枪杀的布什街和市场街街那一带干了些什么？”

“那儿离沙士比住的地方近吗？”

“不近。如果你住的旅馆到他住的旅馆，到那儿去要走过十来条马路。说起来，他们走了之后你干什么来着？”

“我上床睡觉了。今天早上我出去吃早点的时候，看见报纸的头条标题，一看——我就上联合广场了。我就知道我得搬，因为我的房间被人搜过一次。昨天下午我找到了这个地方，就上这儿来了。随后就打电话给你的办事处。”

“你在圣马克租的房间被人搜查过？”他问道。

“不错，就是我上你那儿去的时候。”她咬住嘴唇。“我原来不打算告诉你的。”

他说：“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你。不过，如果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弄不清，我对你也帮不了什么忙，我一定得知道一点你那个弗洛伊德·沙士比的情况。”

“我在远东认识他的。”她慢条斯理地说，“我们上星期从香港到这儿来。他答应过帮助我。他利用我无依无靠，事事求他，就出卖了我。”

“怎么出卖你？”史佩特皱起眉头问道：“你为什么要叫人跟踪他？”

“我要知道他走得有多远。他连他住哪儿都不肯告诉我。我要调查他在干什么，都跟哪些人接头等等。”

“是他杀了阿切尔吗？”

她大惊失色，兀自看着他，“当然是他杀的。”

“他枪里有支鲁格手枪。可阿切尔不是被鲁格手枪打死的。”

“他大衣袋里还有支左轮枪。”她说。

“他为什么带这么多枪？”

“哦，他靠枪杆子吃饭，在香港时传说他是个赌场保镖，后来赌场老板失踪了，人家说就他知道老板失踪的事。”

他说：“看在上帝的面上，我这就出去看看能为你办点什么事，一有了好消息我就赶回来，我按四下铃——长，短，长，短——你听见就知道是我”。

他撇下她转身就走。她站在房间当中，蓝眼睛茫然地看着他的背影。

史佩特从她那里出来后，回到事务所办公室，一进门，女秘书告诉他，一个叫乔尔·凯罗的人找他。

乔尔·凯罗先生个儿不大，中等身材，皮肤黝黑。乌黑的头发梳得光溜溜的，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地中海人。他的黑上衣紧紧裹着狭窄的肩膀，身上有一股开普里牌化妆品的香味。

史佩特把椅子转回来问道：“凯罗先生，有何见教？”

“能否允许一个对外人的伙伴不幸去世表示悼念。”

“谢谢。”史佩特一言不发，脸上毫无表情。

凯罗站起来，鞠了一躬。“请原谅。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出于无聊的好奇心，我打算找回一件摆设，这件东西——我们可以说——是遗失了。我想，也就是说我希望你能协助我。”

史佩特点点头，抬起眉毛，表示他正聚精会神听着。

“这件摆设是一个小雕像，”凯罗接着小心地字斟句酌说道，“是一只黑鸟像。”

史佩特又点点头，有礼貌地表示感兴趣。

“我打算代表这件古玩的合法所有者付出五千美元，作为找到它的酬金。”凯罗举起一只手，条件上有一个，找的人不得提出任何问话。”

“五千块钱数目可不小哇，”史佩特沉思地看着凯罗说道。

凯罗微笑着从里面口袋摸出一支小巧、扁平的黑手枪说：“请把两手交叉放在脖子后面。”

三 地中海怪人

史佩特并不朝手枪正眼望一下，抬起胳膊靠在椅子上，两只手指头叉起抱着脑袋。他的眼神没异样表情，一直牢牢盯住凯罗。凯罗抱歉地咳嗽一声，神经质地一笑。“我打算搜查一下你的办公室，史佩特先生。我警告你，如果你想阻拦我，我就打死你。”

“搜吧。”史佩特的声音和脸色一样，毫无表情。但是，他猛一转身，肘拐儿一捅。凯罗的脸猛地往后一缩，但是已来不及了。史佩特右脚跟一下子踩在他那漆皮鞋脚尖上，挡住这家伙的退路。史佩特的肘拐儿继续朝那张神色惊讶的黑脸上捅去，接着手朝手枪猛击一掌。他手指刚碰到手枪，凯罗马上就松手了。

他一拳打在凯罗脸上。凯罗眼睛一闭，昏迷过去。

史佩特把这失去知觉的人身上的口袋一一摸了个遍，把口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堆成一堆。他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开始检查他的战利品。他不慌不忙、郑重其事、彻彻底底地检查这些东西。

一个又大又软的黑皮夹子，里面装有各种票面的钞票共计 365 美元，还有三张五英磅的钞票；一张有许多签证的希腊护照，上有凯罗的姓名和照片。五张粉红色的葱皮纸折起来包着一页像是阿拉伯文的纸片；一张关于发现阿切尔和沙土比尸体的剪报已经揉得破破烂烂；四张贝尔维德里旅馆的信纸，其中一张用小字清清楚楚写着塞缪尔·史佩特的名字以及他事务所和住宅的地址。

他把这些东西都仔细检查一遍——甚至还把表盖打开，看看里面究竟有没有藏什么东西。

乔尔·凯罗慢慢苏醒过来。他先睁开眼睛，足足过了一分钟才把眼光死死盯在天花板上。从椅背上抬起头来，惊魂未定地看着办公室周围。凯罗咬着牙，痛苦地说：“史佩特先生，我本来可以开枪打死你的。”

“你本来就打算开枪嘛。”史佩特道。

“我没打算开枪。”

“抱歉，”史佩特说，咧开嘴笑笑，露出牙床。“你倒想想看，我发现这笔五千块钱的交易原来是个骗局，我心里该有多气恼。”

“你错了，史佩特先生。那件买卖倒是货真价实的。”

史佩特困惑地眨眨眼睛，“我们最好打开天窗说亮话。”

凯罗猛地一动，恢复了镇静。“如果你比我知道的多，我会从你知道的东西当中得到好处，你少说也会拿到五千元。”

史佩特冷淡地点点头，朝桌上那些东西挥挥手说：“这么说，我在为你寻找黑鸟的时候你要付我钱，到手以后给齐五千美元？”

“对，史佩特先生；就是说，五千美元除去已经预支给你的——一共是五千美元。”

“行，说得有理。”史佩特神色庄重，眼角微微皱起。“你不是雇我去杀人或是去抢劫吧？只是要把它弄回来，办得到的话，尽量用诚实、合法的手段。”

“不错”，凯罗同意地说，他站起身来，拿了帽子，“我住在门维德里旅馆，你要通知我——就找六三五号房间。我满怀信心地期望我们的合作能得到共同的最大利益，史佩特先生。”

乔尔·凯罗走后半小时，史佩特一个人兀自坐在桌前，皱着眉头。后来他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关了灯，走到灯火通明的街上去。一个个子矮小的年轻人，二十来岁，身穿整洁的灰大衣，正懒洋洋地站在史佩特房子下面的角落里。

史佩特走上萨特街，那年轻人在附近一家男子服装店前面看橱窗。他赶紧走到戏院前面人行道上，面对戏院。那个年轻人和另外几个闲人在马夸德饭店逛来逛去。

八点十分，乔尔·凯罗才露脸，他迈着碎步从吉利街走来。

“嗯，我有点东西想给你看看。”史佩特把凯罗从观众的人堆中拉到路边。“看见马夸德饭店门前那个戴帽子的小子吗？”

凯罗喃喃说：“让我看看。”他看见那张冷冰冰的、苍白的脸，弯曲的睫毛